

美對華「攤牌戰」犯下重大歷史錯誤



焦點縱論
劉兆佳

兩年前，即是2023年5月30日，我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會否以和平方式衰落？」的文章。我的看法是，美國不會以和平方式走向衰落，反而會竭盡所能、不顧一切來扭轉衰落的命運，但卻最終會加快衰落的步伐。我在文章中指出，過去的歷史經驗顯然難以令人安心和放心。部分學者認為，衰落中的大國對世界和平構成嚴重的威脅，尤其是當它不知道或不接受其衰落的事實時，因為這個大國還會拚盡一切去保有其霸主地位和由此而衍生的各種特權和好處。

歷史經驗說明，衰落中的國家通常最不會規避風險。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和蘇聯在它們走向衰落時都沒有察覺，也沒有做好應對衰落的準備，反而竭力抗拒任何對其霸業的威脅，甚至不惜對別國動武，結果是虛耗國力和禍害自己，但敗局仍然難以挽回。

總之，美國的衰落不可能是一個和平的過程，尤其是當它面對的是中國這個強大、獨特和前所未有的對手。然而，美國將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全方位和持續打壓中國。不過，中國人不但不會被打倒，反而會加倍團結起來對抗美國，讓美國付出沉重和無法承受的代價，從而迫使美國改轍易轍。美國最近向全世界尤其對中國發動的關稅戰實際上印證了我的「美國不會以和平方式衰落」的論點，而關稅戰的目的是要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和消除中國對美國霸權的挑戰。

由於中國擁有龐大的包括核武器在內的軍事力量，而美國人民又反戰和厭戰，因此美國不可能向中國發動熱戰，但這不表示美國不會用其他手段試圖打垮中國，

其中科技、貿易和金融戰應該是美國的首選，原因是美國以為自己在那些領域仍然擁有優勢，但卻又越來越擔心這些優勢會隨着中國在那些領域不斷取得進展和突破而喪失。在強烈的「時不我與」的憂患感驅使下，不少美國政治精英認為美國扳倒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大概只有十年左右，所以美國要盡快與中國進行戰略對決，也即是向中國發動「攤牌戰」。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特朗普總統發動的全球關稅戰的本質是向中國發動「攤牌戰」，務求一舉而擊潰中國，讓中國從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成為美國的戰略對手和威脅。特朗普和他的「智囊」們背後的思路，是中國的發展已經見頂，已經開始走下坡，原因是中國人口和勞動力持續減少、人口快速老化、環境污染制約中國的發展、出口難以支撐中國的經濟增長、內需嚴重不足且難以提振、國營企業效率低下、民營企業在政府強力管制下難以發展、房地產業塌陷、地方政府債務沉重等「結構性」因素。他們認為，美國如果能夠在經濟和民生層面對中國經濟進行沉重打擊，則中國經濟將會崩塌、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將成為泡影、民生問題將愈趨嚴峻、社會矛盾衝突將急速激化、政治穩定將難以維持、中國再無力量對抗美國等。

最近，特朗普對大多數國家包括其盟友和夥伴「無差別」發動關稅戰。美國發動關稅戰所列出的公開目的，是要重塑全球貿易秩序，讓美國得到公平對待，從而「讓美國再次偉大」，其主要手段在於迫使其他國家向美國大幅讓利、引動美國企業回流、迫使外國的製造業到美國投資設廠、讓美國「再工業化」、增加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以抵銷向富人和企業減稅所帶來的損失、逼迫其他國家的貨幣對美元升值、要求其他國家增購美國國債、把美國國債逐步變成極長期國債、維護美元霸權、

削減美國的龐大貿易逆差、逐步減少美國的債務等。

表面上，美國好像是要與全世界為敵，但留心觀察，則其主要矛頭是指向中國的意圖便昭然若揭。在我看來，美國的主要打擊對象是中國，而其戰略目的是要摧毀中國的經濟。美國多年來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貨品的關稅率已經增加到超過百分之七十，而且日後還會繼續增加，務求達到在貿易上與中國全面「脫鉤」的效果。美國對越南、柬埔寨、墨西哥等與中國貿易密切的國家徵收巨額關稅，讓中國企業難以通過把工業生產轉移到外國來規避美國的關稅。美國會因應中國對美國各種反制而進一步對中國實施經濟脅迫。美國更會以威逼利誘的手段分化其他國家，比如減少對它們的關稅徵收率，迫使或誘使部分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疏遠中國或者對中國施加經濟制裁，企圖在經濟上孤立和重創中國。

中國有更多「撒手鐮」反擊美國

中國對於特朗普的圖謀心如明鏡，在這場美國策動的「攤牌戰」中不但不會退讓，或者說不能退讓，反而會全力以赴，打贏這場關乎國家和民族前途的大決戰，為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和民族的復興打下更堅固的基礎。中國人會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規劃下，以舉國之力打贏這場關乎國運的「攤牌戰」。事實上，對於這場「攤牌戰」的來臨，中央不會感到詫異。很久以前，中央早已做好了必要的戰略規劃和部署，包括減少在經濟、貿易、金融和科技上對美國的依賴、通過「一帶一路」、金磚國家等戰略部署開拓新的國際經濟空間、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加強加快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振內需和妥善處理地方債務等。過去幾年，這些戰略部署已經取得了舉世矚

目的成果，尤其在科技方面，讓全世界眼界大開和刮目相看，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和投資環境愈趨樂觀。可以說，今天的中國已經有足夠的底氣、實力和信心來打贏這場「攤牌戰」。

最近以來，為了反擊美國的關稅戰，中國已經出台了一連串打擊美國高端科技、軍工產業、農牧業和重要企業的政策和舉措，讓美國尤其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到疼痛。事實上，今天美國對中國產品的依賴比中國對美國產品的依賴更為剛性，難以在短中期取代，而長期而言也難說。今後，隨着「攤牌戰」的發展，中國還會推出更多的「撒手鐮」來反擊美國，不排除增加對關鍵和戰略物資對美出口數量、減少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和大幅減少美國國庫債券的持有量。

中國也會以全球自由貿易的捍衛者、巨大國內市場的開放者、多邊主義的踐行者、霸權霸凌霸道的反對者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的身份聯同世界各國反制美國，並共商共建新的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秩序。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必然會竭力阻止和破壞，並威逼利誘其西方盟友和一些其他國家抵制中國倡議的計劃和行動。然而，今天大搞軍邊主義、「美國優先」和損人利己或損人損己的美國是否仍然有足夠的信譽、威望和能力去迫使其他國家就範實屬疑問。我相信總有一些國家會為了自身利益願意與中國走在一起反抗美國的倒行逆施，讓美國在國際上走向眾叛親離。

毋庸諱言，中美貿易戰對雙方都會造成損害和痛苦。美國的粗暴、短視、混亂、無理、不理性 and 成效可疑的關稅戰將不會達到特朗普的戰略目標，但卻會馬上激化美國的通脹、減慢美國的經濟增長、毒化美國的投資環境和惡化美國的民生困頓。中國的經濟、企業和人民亦難免要付出相

當的代價。不過，美國的霸凌行徑卻會讓中國人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共同應對困難。中央也會舉全國之力化解問題和舒緩不同社群的困苦。

相對於美國，中國人、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顯然擁有更強大的忍受痛苦和靈活應變的能力、韌性和心態。相反，特朗普的關稅戰在美國社會沒有共識和準備下遽然發生，而且已經對美國的金融、實體經濟和民生造成嚴重破壞，美國已經開始爆發各種反特朗普政府的示威和抗議。金融和科技巨頭乃至美國的經濟學者紛紛表達對特朗普政策的不滿和擔憂。美國的關稅戰對普羅大眾尤其弱勢社群的生活衝擊尤其嚴重，已經進一步讓本已分化對立嚴重的美國社會進一步撕裂。

美加速在衰落不歸路上滑行

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在美國並沒有龐大的支持基礎，而其所作所為又有頗多違法 and 越權之處，因此更難在美國取得廣泛支持。不少共和黨的領導人開始擔心共和黨日後會失落國會的控制權和總統寶座。可以肯定，特朗普的關稅戰和其他舉措將導致美國政治的動盪和破裂。因此，特朗普的關稅戰能否延續下去很難說得準。

總而言之，在中美這場「攤牌戰」中，我認為美國打不贏。更有甚者，美國在這場戰鬥中會讓全世界的人看清楚美國國力的不足和萎縮、美國在維持全球霸權上的有心無力和事與願違，以及美國正加速在衰落的不歸路上滑行。相反，打贏這場「攤牌戰」將會讓國家更團結、人民更自豪、國際聲譽與地位更高以及加快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美國對中國發動的不自量力的「攤牌戰」恐怕是歷史上美國戰略的最重大失誤。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助力內企出海 推動總部經濟 香港邁向發展新高地



議事論事
曾順福

全球經濟格局迅速重塑，隨着內地企業加快「出海」步伐，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新時代下顯得更為重要。近年，香港積極推動總部經濟發展，成績斐然，既為內企擴展海外業務提供了專業支援平台，亦強化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競爭力。憑藉卓越的專業服務和制度優勢，不斷優化營商環境，香港將能持續受惠內企「出海」的龐大機遇，踏上發展的新台階。

「走出去」的首選平台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支持香港「深化國際交往合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向來是內地企業走向國際的首選平台，也是外資進入內地市場的重要門戶；在特區政府全力推動總部經濟下，

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內地的駐港公司數目增至9960間，創下新高，其中內地駐港公司佔比最多，達2620間，足證香港是內企「走出去」的首選平台。

作為特首政策組經濟發展專家組成員，我早前建議政府加強對內地企業「出海」的支援，從而促進總部經濟發展，很高興見到政府積極回應，在2023年和2024年的施政報告都提出措施去推動總部經濟發展。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修訂《公司條例》的條例草案，建議引入公司遷冊機制，透過簡化流程和節省成本，便利非本地公司將註冊地遷至香港。此外，金管局正研究如何透過增強離岸人民幣流動性、科技應用和國際合作，協助「出海」企業享受跨境人民幣結算融資便利。

香港要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保持優勢，除了吸引優質企業來港，更要持續創造有利環境，讓它們能夠在香港「落地生根」，蓬勃發展。

首先，駐港企業需要大量人才，現時

各項「引才」計劃反應理想，截至去年底，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共收到超過43萬宗申請，超過27萬宗申請獲批，約18萬名人才來港發展。除了繼續擴大「引才」規模外，政府未來可進一步聚焦「留才」措施，營造讓人才大展拳腳的環境。以創新科技等新興產業為例，人才需要完善的生態系統以實現職業目標，政府需繼續加強產業生態園建設，支持香港新質生產力發展，除了繼續吸引企業總部，更要推動研發中心在港落戶，促進產學研深度合作，使人才能在創新領域充分發揮所長。生活配套方面，香港要在子女教育、醫療和文化融合等方面持續提升，讓人才願意在香港安居樂業。

其次，繼續向外推廣香港的「軟實力」，說好香港故事。香港擁有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健全的法治和完善的專業服務，特別是香港專業人士具備國際視野與中國洞見，熟悉海外市場法規和商業環境，這些優勢是其他城市難以複製的。香港可繼

續透過舉辦高層次國際會議和商業論壇，向全球展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獨特價值，同時助力內地企業拓展國際視野。

不斷鞏固國際領先競爭力

第三，持續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建設標準互認體系，降低內地企業在港設立總部的制度成本，助力它們整合大灣區資源，並以香港作為「出海」中心，實現國

際化擴張，打造「立足內地、聯動香港、輻射全球」的總部營運模式。

內地企業「出海」為香港發展總部經濟帶來龐大機遇，作為國家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香港將繼續發揮其優質營商環境優勢，不斷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 and 國際創科中心的領先地位。

特首政策組經濟發展專家組成員、德勤中國首席執行官



香港應用好自身的國際化和專業服務優勢，助力更多內地企業「走出去」，推動本地經濟發展，重振大灣區。

歐洲何以對美國說不？



國際關係
宋魯鄭

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後立即改變了拜登政府的外交路線。不但拋棄盟友還視之為對手，在價值觀、主權和貿易等領域發起對抗。尤其是對事關歐洲核心利益的安全問題上拋棄了烏克蘭，並接受俄羅斯開出的條件。

當然從特朗普的商人性格和地緣政治角度不難理解這種轉變：

價值觀和利益存在衝突

一是戰爭發生在歐洲，這並非美國的核心利益，它本就可進可退。二是在特朗普眼裏，歐洲就是佔美國利益的所謂盟友，和美國的敵人、對手並無本質區別。美國要麼放棄這些盟友，要麼強迫盟友們改弦易轍，補償美國的損失。三是陷入持久戰的烏克蘭已經變成無底洞，只有投入沒有收益，因此只能迅速止損。四是這場衝突對俄羅斯是生死之戰，自然全力以赴，絕不妥協。要想結束衝突就只能拋棄弱小的烏克蘭。五是經濟超越歐洲的亞太已經是世界財富和權力中心，美國轉向是必然的。

同樣的，如果僅從地緣政治角度，歐洲追隨美國的新政策也是最佳選擇：

一是歐洲自身的安全都要靠美國，更別說烏克蘭。美國退出，歐洲也無力填補力量真空。二是這場衝突發生在歐洲，從安全到經濟都造成了歐洲巨大損失。結束衝突也符合歐洲利益。三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日益奉行單邊主義和「美國優先」，雙方已經在價值觀和利益上衝突，歐洲如果繼續支持烏克蘭，將和美國的矛盾進一步激化。這將使歐洲在大國博弈的世界中處於更不利的境地。不僅如此，衝突繼續將使得歐俄都不得脫身。這種形勢自然對中國最為有利。四是衝突結束後，歐洲可以改善和俄羅斯的關係，擺脫安全和能源上對美國的依賴，它的外部地緣空間得到擴大。畢竟對於大國，僅依賴一方是相當危險的。歐洲此次被美國甩在一邊就是極大的教訓。

但現實卻是歐洲在英、法、德三大國的帶動下，擺出一副支持烏克蘭到底的姿態。這三國除了外交上的支持更加高調，還加大了對俄羅斯的制裁和對烏克蘭的援助。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更宣布將實施8000億歐元的「重新武裝歐洲」計劃，為此不惜啟動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有

關豁免程序，也就是說軍費開支不計算於赤字。從而允許成員國大幅增加各自的國防預算。此項空前的措施幾天後就在歐委會首腦峰會上得到批准。隨後包括日本和澳洲的34國軍事官員齊聚巴黎商討支持烏克蘭，但美國卻未被邀請。

歐洲如此反向應對，當然有其不得不的因素和深層考量。

第一，目前在歐洲各主要國家都是建制派執政，它們對二戰後形成的秩序、傳統價值觀信奉不已。他們自然無法接受奉行「美國優先」，美國唯一，無視大西洋盟友利益和西方的價值觀，並支持歐洲極右民粹主義的特朗普。

第二，歐盟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凝聚力主要有二。一是經濟利益，二是價值觀。如果放棄價值觀拋棄烏克蘭，將影響到歐盟的穩定和存續。特別是直接和俄羅斯接壤的東歐國家、波羅的海國家，都將不得不另尋他路。

同時歐洲也面臨極右民粹主義崛起的威脅，抵抗美國也是遏制自身極右民粹主義的重要方式。

此外，現在美國背離西方的價值觀，歐洲成為唯一的捍衛者，這無形中也提高了歐洲在世界特別是西方的吸引力和內部凝聚力。2025年3月根據歐盟委員會發布的

最新民調，歐盟公民對歐盟的支持率創下74%的新高，是自1983年進行調查以來的最高點。就是北美的加拿大也有44%的民眾要求加入歐盟，反對的僅有34%，也是這種效應的體現。

當然歐盟也認識到，即使它全力支持，烏克蘭也無法繼續打下去，在美國的壓力下妥協是早晚的事。現在烏克蘭在沒有恢復2022年前疆界的情況下不得不接受美國的停戰要求就是如此。也就是說美國付出失去道義的代價，歐洲卻收穫了道義和停戰。

第三，歐洲已經和特朗普打過四年交道，對他非常了解，也非常清楚特朗普不但是無法改變的，而且還會漫天要價，得寸進尺。這和歐洲的民粹主義者比如務實、靈活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非常不同。所以儘管一方面竭盡全力試圖影響特朗普的立場，但另一方面歐洲也以不妥協立場進行應對。否則歐洲每讓一步，特朗普就必然會加碼。

自由主義秩序搖搖欲墜

第四，特朗普2.0對歐洲造成的威脅遠遠超過第一任期。當時雙方的分歧主要在貿易領域和氣候保護。但捲土重來的特朗普不僅威脅到歐洲的安全和西方的價值觀，

還威脅到西方主導的所謂自由主義秩序。這是歐洲無法接受的底線，實是退無可退。歐洲對美國說不也是要拯救和維繫個搖搖欲墜的秩序。

第五，歐洲已經意識到美國早晚會離開，即使民主黨再度執政也改變不了這個趨勢。歐洲需要學會依靠自己。現在特朗普的行為也令歐洲內部有難得的共識。因此法國一向倡導的戰略自主、共同安全和歐洲主權成為歐洲各國共識。

不僅如此，不管未來歐洲離開美國多遠，當民主黨重新執政時，它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對歐洲作出更大的讓步才能重新拉近雙方的關係。也就是說歐洲到那時面對美國也會有更大的籌碼。最理想的狀態則是歐洲既可以確保戰略自主地位，同時還能獲得美國的支持。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在美國建制派的代表、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擔任過國家安全顧問的博爾頓語重心長地勸阻歐洲不要離開美國，聲稱歐洲獨立擺脫美國是錯誤的，也將更難面對外部威脅。

正是以上原因，面臨嚴峻地緣政治形勢的歐洲也只能不懼風險和代價對美國說不。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